# 知府私訪

魏泉琪

文化什錦

紀曉嵐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講過他家鄉一位縣令的故事。

文章開篇說：「明公恕齋，嘗爲獻縣令，良吏也。」這位恕齋先生後來由縣太爺升任太平府太守。他在辦理一件棘手的案件難下決斷時，便採取他當縣令時常用的「便服暗訪」。於是，太守秘而不宣，單槍隻馬，獨身下鄉，去案發現場。

走到中途，太守有點累了，恰巧路過一座廟宇，便打算進去休息一下。廟門總是大開的，廟裡照例是一位鶴髮童顏的方丈迎出來。隨即吩附小和尚上茶，招待來客。小和尚走過來提醒方丈：「師父，一會兒太守就要來了，你還是領這位施主去別處歇着吧。」方丈說：「休得無禮！太守大人已經來了，不正在這兒嗎？你還不趕快沏上茶來！」恕齋太守大驚大奇：「老和尚怎麼知道我來？」老方丈淡淡一笑：「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，一郡之人則誰不識太守？」接着又說：「公，一郡之主也，一舉一動，通國皆知之，豈獨老衲？」太守以爲自己行動保密，其實從他前腳離開府署，消息早就傳出去了。

他問老和尚：「那麼師父你，能猜得出我爲什麼而來嗎？」

「大人是下來查××案子的，你不是要到××地方暗訪嗎？」太守更爲驚異：「難道你有什麼未卜先知之法？」老和尚回答說：「這案子的原告和被告兩造，早就做好你暗訪的準備，沿路都安排了人馬，等着你去查訪，好向你灌輸他們的一己之見。不過，他們一個個都裝作不認識你，在給你演戲……」聽這一說，太守悵然若失，但轉而反問老僧：「你爲什麼不跟他們一樣，也做出不認識狀，糊弄我呢？」老和尚又是淡淡一笑：「老衲八十多歲了，出家人無求無欲，更不必在意衙門官府。因此，你在任上，方正廉潔，政績突出，哪方面都說得上是位好官。只是你有個暗訪的脾氣，特別容易接受在暗訪中所獲得的局限見聞，作爲判案、處罰、行刑、審結的依據。其實，這其中既有一知半解的地方，也有斷章取義的可能……」

「便服暗訪」，是舊時官員辦案搞調查研究的一種手段和方式，同樣在新社會，進行或明查或暗訪的調查研究，收集第一手材料，都是有關機關和有關人員經常採用的手段。但絕不是唯一手段，也不是必然手段，更不是據以爲定性結案的絕對可信的手段。

紀曉嵐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的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：那個太平府裡的鄉紳百姓摸熟了這位知府大人好「暗訪」的脾性，別說地方上有辦法能夠張網設阱，使你墜入埋伏之中；就算是鄉里小民，誰沒有三親四眷，三朋四友，早就串通合謀好了，等着你來私訪呢！你若訪甲的一夥，那一夥自然向甲而不向乙；你若訪乙的一夥，那一夥肯定向乙而不向甲。

蘇東坡有詩道：「不識廬山眞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何況事物千變萬化，現象複雜多端，感情奇幻莫測，語言眞僞難辨，一旦陷入到具體的矛盾中去，冷靜，清醒，理智，客觀，來不得半點粗疏大意，既要有辯證法，又要有唯物論，這是把握事物眞相的不二法門。看來，搞調查研究，就是實踐出眞知的過程，怎樣實踐？怎樣獲得眞知？還是必須認眞對待的一門學問呢。

# 反對票並不可怕

延靜

如是我見

我們有點怕反對票。三十多年前，我在駐一個鄰國大使館工作，不止一次趕上那個國家召開最高人民會議，選舉國家領導人，據當地報紙報道，全體與會代表百分之百參加投票，而且百分之百投的是贊成票。當時我還有點羨慕這個國家的成功。然而其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我慢慢對此不能不畫上一個問號。

與往年相比，今年的兩會發生了不少變化。會議內容更加務實，報道減少了套話、官話，吃住反對豪華鋪張。但有一點好像還是沒變，那就是新聞報道選舉結果，只稱某某人「高票當選」，仍然避開有多少反對票不提。從歷史上看，很多時我們是不允許有反對票的。如果在哪次會議上，特別是對高層領導人，說有人投了反對票，那就是發生了大事。

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我們的認識才有了一些轉變，人大會議上出現了反對票。現在看來，這是一件好事，不是說投反對票是好事，是說打破了一個禁區。後來反對票就慢慢增加起來，也不那麼神秘了。這次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和李克強當選國務院總理，確是如報道所說，「高票當選」，贊成票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，但也有人投了反對票。幾千人的會議，要求百分之百投贊成票是不可能的。「高票當選」無疑反映了民意，是很大成功；對反對票，我們也要具體分析。比如這次對人大一位女副委員長人選，表決時反對票多達一百零五票，我不懷疑有人反對她當選，但其中大多數我想是因對這位人選不甚了解而投了反對票。對環保部、社保部部長任命，投反對票的超過一百；對「兩高」決議的表決，反對票多達幾百，反映了民衆對這些部門工作的不滿，要求今後他們把工作做得更好，這沒有什麼可怕的。

鄧小平就說過，鴉雀無聲不是好事。不怕反對票，把它公之於衆不容易；在工作中聽不同意見，甚至聽反對意見，就更不容易。

# 傾蓋如故　深受感動

馮進

人生在線

有朋友常住日本，每次回內地，出去吃飯必與服務員爭吵。如此二十年，到了老年她終於心平氣和，不再生事了。我當初一直以爲是她「疙瘩」、挑剔才導致如此火爆的場面。最近去美國開會的經歷卻讓我有了新認識。

我今年在國內休假，離開美國超過半年了。三月去聖地亞哥，碰到素不相識卻熱心助人的服務人員，讓我一時有點受寵若驚。

那晚從上海飛到洛杉磯，要轉機去聖地亞哥。美利堅航空公司（AA）的工作人員服務周到，提供一張「特快連接」的橘色卡片。我憑此通關、過安檢，一路綠燈，順利到達另一航站樓，及時趕上了飛機。到了聖地亞哥，那裡的工作人員指點我坐免費的機場大巴，從通勤航站樓到AA所在的第四航站樓。車上只有我一個乘客，司機同我閒聊，告訴我他來自西班牙，在溫暖的聖地亞哥已住了三十五年。他又告訴我，下了車要進航站樓，讓那裡諮詢中心的志願者幫我給賓館打電話，讓對方派車來接。

離開聖地亞哥回上海時，我又要坐機場大巴。這回的女司機是墨西哥裔，體型頗魁偉。我一上車，她就自來熟地告訴我，自己還沒吃早飯，所以精神不濟；雖然醫生警告她要減肥，但她父親廚藝高超，對美食她實在難以割捨。不知怎的，她又說起最近看到的有關全球氣候異常的災難片，順便告訴我聖地亞哥今冬雨水偏多，棕櫚樹長得不好。這位女子頗爲熱情，開着車和我說話，還要時時留意我的反應，恨不得轉過頭來跟我面對面交流。

我預訂的回國航班下午1點從聖地亞哥起飛，一點三刻到達洛杉磯。但洛杉磯到上海的航班兩點半就要起飛。我覺得中間的轉機時間太短，曾和AA打電話希望改時間。電話裡來回數次，糾纏再三，換了好幾個部門，依舊不得要領。他們的官方理由是我這是特價國際機票，不能隨意改動時間。結果，那天早上在聖地亞哥機場，AA的服務人員二話不說，馬上就給我安排早一航班上的「替補座位」。十點二十五分的航班沒坐滿，我得以順利「轉正」，又在第一時間登機，坐到空間更爲寬敞的緊急出口處的座位。

在聖地亞哥，我住的賓館價位合理，離風景如畫的海濱也近，還有免費的無線上網和早飯。最可感的是服務人員專業、好客，幫着郵寄信件、提供浴帽、建議旅遊路線，叫起、訂車等業務也都做得井井有條。去海濱公園散步，環衛工人做事固然認眞、仔細，連隨身帶着大包、小包，露宿街頭、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也注意保持地面清潔，不亂丟垃圾。

有同胞抱怨國外的小費制度太麻煩，但如果這是提高積極性，保證服務質量的有效途徑，那也就物超所值了。更何況，我獲得這些幫助分文未花。服務人員追求的不只是金錢，更多是對他們勞動的尊重，對他們價值的認可。

這次在美國見到老朋友，舊雨重逢，給我他鄉遇故知的溫馨感；但傾蓋相逢，結識更多陌生人，爲我提供了人性閃光的驚喜。

# 合肥大鮓肉逸話

曹柱國

飲食男女

鮓肉就是粉蒸肉，鮓肉是我們老合肥的俗稱。

鮓肉不是什麼上得宴席的珍餚名饌，充其量只能算是漢民族一道家常土菜。

有生以來我品嘗過成都的粉蒸排骨，黃鶴樓邊的粉蒸雞，揚州菜根香的粉蒸仔鵝，然而最令我魂牽夢繫思之饞言欲滴的是故鄉的合肥大鮓肉。

合肥大鮓肉其獨具特色當然是「大」，合肥地區城鄉土著人家做鮓肉，習慣選用肋條五花肉，每塊切四指長，三指寬，厚約三分，每塊足足有二兩五，這樣的大塊文章，細肚皮的束髮小生吃上三塊，就已半飽，遑論其他了。

合肥的大鮓肉，大固然是其特色，香嫩柔滑更是其體態和實質，經過煮婦們精心的醃製，裏上特製的傳統米粉，烈日曬乾收水進味，然後再上農村柴草大鍋密封一蒸，火候一到端上桌來，你夾起一塊猛咬一口，頓覺它肥而不膩，齒頰留香，滋味幽長，久久難忘。

也許有人說粉蒸肉做得再大、再好，畢竟不能登大雅之堂，只是土得掉渣的土菜，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大義。

然而不然，筆者認爲一個地方的飲食文化，蘊蓄着該地區的民風、民俗、人民的性格及氣度。

君不見陝隴高原一座座窰洞門前，裹着羊肚子毛巾的西北漢子，手捧盈尺大海碗，吸溜着辣子香油調和的，婆姨們將情和愛伴隨着細細的葱末，綿綿的花椒，撒到那「拉條子」「刀削麵」和濃郁的「羊肉泡饃」上，此時，一陣北風掠過，送來山巔「信天遊」的歌聲：「哥哥你走西口，小妹妹我實難留……」

這是一幅多麼養眼的豪邁而溫馨的民俗畫，此情此景，你立馬認識了虎視天下氣吞六合秦王之師和他的子孫。

如果烈日炎炎之時，你來到巢湖之濱，萬畝圩田堤上，觀看那繫着靛青土布褲犢的江淮漢子，裸露着崢嶸的胸脯和粗壯的雙臂，揮鐮如飛，揮汗如雨，那黃澄澄的穀穗化成香噴噴的新米白飯，豐乳肥臀的合肥大媳婦，將那青花大海碗冒尖的飯堆上，疊着晶瑩震顫的大鮓肉，捧給自己的男人，用憐愛混和着羞澀的目光，瞥一眼男人濡濕而凸起的褲襠，禁不住雙眼紅紅地爲他撫摸脊背抹乾汗珠。

此時，一陣熏風吹來不知誰扯開喉嚨唱起廬劇《鬧包勉》：「前輩的忠良臣人人敬仰，哪有個徇私情賣法貪贓……」在這渾厚而剛烈的男高音中，你彷彿聽到了天津八里橋隆隆的炮聲，你彷彿看到肚破腸流滿臉血污，猶仍指揮戰鬥的聶軍門，和他統率的江淮子弟兵；你彷彿看到淞滬戰場上的蔡炳炎；同古會戰中的戴安瀾；率領着遠征軍猛虎撲狼般追殲日寇的孫立人。

是矣，蜀山巍巍，淝水泱泱，敦厚的民風，博大的胸襟，皖江淝水孕育的歷代英傑，或許就是啖着大鮓肉走上歷史舞台，爲後人評說至今。

筆者有些上海親戚，有幸曾多次擾過他們的家宴，那輪番端上的精緻的七個碟子八個盤，一件件色味俱佳，彷彿是精心製作的工藝品，呈顯着南宋臨安遺風，浸潤着精明的海派文化。但是、畢竟量太少，幾片帶魚，幾莖韮黃，數粒蝦仁，一碟沙拉，只能供寶哥哥、林妹妹此等雅人品嘗，我輩粗夯之人，眞是不敢下箸。

咱們合肥人請人吃飯、五簋八碟，十二大碗；大籽圓子、紅燒肉，老母雞湯，大鮓肉，不僅重油重色，而且是堆疊如山，大杯敬酒，大塊吃肉，媳婦布菜，姑娘央飯，讓你無法推辭，欲罷不能，定教你酒足飯飽，盡興而歸。

這就是皖江的熱烈，皖江的敦厚，皖江的性格，皖江的氣概，這待客之道，就如同肩寬體健、蘊涵豐腴的合肥姐妹，和吳儂軟語嬌小玲瓏的小家碧玉、大異其趣不可同日而語也。

合肥大鮓肉可供佐飯，供人解饞，供人品味，誰承想合肥大鮓肉竟然可以寄託愛情，爲你敷演一齣溫馨的故事。想不到這故事的主角竟然是當過民初國務總理的段合肥。

「段幼年就侯姓塾師學，並循例在其塾館搭夥，三更燈火五更雞，村塾生活清苦可想而知。然侯家塾館每月例有三個犒期，俗稱「打牙祭」，逢到「打牙祭」這天，學生除青菜豆腐外，每人碗頭有兩塊大鮓肉，每塊約重一兩。塾師之女，見段祺瑞爲人誠實，平時不多說話，家道又窮，對他有些同情，每逢犒期，她於段碗頭給兩塊肉外，另外又將兩塊肉墊在飯底，段初亦不覺得，後來每逢犒期必如此，心想必是有人特爲施惠，但又不便查問，乃默默食之。

某天，塾師女問他：「你碗底每回都有兩塊肉，你知道是誰給你的？」

段答：「是師母給我的嗎？」

侯姑娘紅着臉說：「是我加給你的。」言訖嫣然一笑、一甩長辮，扭身隱入廚房。

筆者不敢斷言這位塾師的千金，有慧眼、能預見到窮學生段祺瑞能成爲民初叱咤風雲的大人物。

當然這豆蔻年華的村女的愛，沒有發展成整本大戲，但她的善良眞誠與愛心，如同墊在碗底的大鮓肉一般淳樸而眞摯，一直溫暖這位北洋領袖的一生，就是在他息隱上海爲學生蔣介石供養的晚年，盡然還從有限的政府特別津貼中，給這位侯姓姑娘——當然已是雞皮鶴髮的侯婆婆，寄着養老銀子。

這雖然不是奇詭跌宕的愛情連續劇，但卻是溫馨的人生段子。

合肥地區農村姑娘樸實內斂，她們既不懂得中國古典仕女的待月西廂下，又不解現代女性的執著與追求，她們口笨舌拙，只會將自己的感情寄託在大鮓肉裡，埋在碗底等待情哥哥的發掘。

如果讀者看了本文，認爲合肥的姑娘都是這樣粗陋不文，那就錯了，君不見「合肥四姐妹」中張氏四姝，名揚海內外，蔚爲大家，但她們會不會做合肥大鮓肉？那眞就無可奉告了。

春耕　方華 攝

# 陽雀花開

魈鳴

鄉村人家，屋前屋後總是會有那麼幾棵高大的果樹。即便是「割尾巴」的那些年月，寧肯挨批，也都沒捨得來將它鋸倒。一棵果樹生長不容易哩！大家都盼望着，果子成熟了，好讓那些正在長身體、又無暇顧及營養的孩子們來解解饞。都是鄉里鄉親的，誰家沒有個孩子呀？

因而，每當春暖花開，孩子們玩到了一堆，一眼望見那些盛開了的杏花、桃花、李花、梨花等，就便嘰裡呱啦地，頓時生出許多讓人直淌口水的嚮往。

家裡果樹多的孩子總是顯得很是驕傲、很是優越。一個說「我家的杏樹開花了，再過一段時間我家就有杏子吃了！」另一個馬上就說：「我家不僅有杏子，還有桃子、李子呢！」下一個接着便說：「你們家裡有的果樹，我家裡都有！」而那時，我家剛新搬來不久，園田裡什麼果樹都沒有。就是後來栽種了，也還沒到開花結果的時候，實在是沒有什麼可供人解饞的東西值得拿出來一說。於是，當大夥後來一個勁地纏問着我家有些什麼的時候，嘴唇蠕動了半天，竟不知該說什麼好，最後憋出了一句：「我家有『陽雀子花』！」

對！我家有「陽雀子花」！陽雀花也是可以吃的呀！而且，那花在那一方也就我一家獨有。小夥伴一聽，一下就啞言了。他們中，許多還從來就沒吃過「陽雀子花」呢！

我家的陽雀花樹有兩棵，長在園田邊的間隙。說是兩棵，其實也就是兩叢野生的灌木。大拇指粗細，高不過一米。也並非是大人們如種植果樹般在田頭的特意栽種。只是每年的秋天，母親在收割清理田邊的時候，將那些新生多餘的嫩枝割了去，獨留下兩根粗壯結實的老枝任其生長，後來，就逐漸長得有了一些樹的模樣。

陽雀花樹，葉片細小如豆，枝幹堅硬扎實，並伴生出一種如山楂樹常有的小硬刺，給人的感覺就仿佛是一個樹類中的「小矮人」，怎麼長也長不大。因而，每年陽雀花開，採摘起來，哪怕有些扎手，卻無需爬高，往樹邊一站，垂手就可開摘，實在是方便得很、隨意得很。

陽雀花樹是樹小、葉小、花也小。不加修飾，就儼然已是一棵擺放在山野的樹樁盆景，樹形很是好看。花雖小，卻是一色純正的黃。艷艷的夾雜着一絲淡淡的紅暈，開起來，沿着枝條一串一串的，總是很搶人的眼。

不知是因爲每年的春天，陽雀委婉地一開叫，那花就黃艷艷地開了；還是因爲那花一開，綠頭黃身，形如一隻隻展翅欲飛的陽雀鳥，而最後得了這麼一個清新可人的名兒。其實，山裡的陽雀花並不普遍，可大夥見了卻都知道它叫「陽雀子花」。一種可以用來做菜吃的「陽雀子花」！一種吃起來色、香、味，樣樣俱全的「陽雀子花」！

——陽雀花因爲有點怪，見過就總是有些讓人忘不了！自然，在吃過之後就更是讓人無法來忘懷了!

據說，陽雀花也是可以生吃的，只是我從未嘗試過。聽人說，花開正好的時候，如同摘水果一般從陽雀花樹上，隨手摘下一把帶露的陽雀花往嘴裡一抹，嫩嫩的，清香就直鑽人的鼻孔。張嘴嚼起來脆生生的，隨後就會生出一絲淡淡的清甜。吃過之後再一張嘴，便是滿口的餘香。

然而，更多的時候，人們還是將那陽雀花摘了，拿回家裡去做菜。家裡每次摘回了陽雀花，沒客的時候，母親就會從櫃裡摸出兩個雞蛋，然後用豬油燒上一大鍋鮮湯，將陽雀花用開水一焯倒入鍋中，然後打上兩雞蛋，最後做成一缽鮮嫩清甜的陽雀花蛋湯。

# 無人傾聽

流沙

燈下集

曾祖母在世時，經常給我講家族史，說曾祖父如何到上海去做生意。那時我準備高考，沒時間聽；後來，我奶奶給我講爺爺在舊政府做事的趣事，講她與越劇表演藝術家徐玉蘭一起上學的故事，那時我在找工作，也沒有時間聽……

現在，我想收集一些家族資料，爲後人留下點文字，但她們都已隨風而去。

我們正在喪失傾聽的姿態、傾聽的心態，並且從個人心理泛化到了社會心理。傾聽需要一種「空杯」的心態，迎接它，容納它，消化它，記住它。

央視的崔永元，搗騰出了一部紀錄片——《我的抗戰》，他花了十年時間，走遍大江南北，採訪了四千多位抗戰親歷者，收集的影音資料長達十萬小時。但遺憾的是，他製作出來的紀錄片電視台不願意播。因爲這樣的片子「無人傾聽」。

小崔曾經非常憤慨，爲什麼中國的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的是搞對象的節目，而在日本卻是嚴肅的紀錄片。我們中國人爲什麼喜歡這些無厘頭的搞笑劇、穿越劇、荒誕劇，卻不能「傾聽」關於民族的眞實故事。

國學大家陳寅恪說，中華民族眞是奇怪，五千年了，基本上是在混，不過能混五千年眞的很偉大，很了不起。著名漢學家顧彬曾來杭州講座，說中國人都在混日子。他說混日子不是說現代的中國人混日子，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不混日子的時候。

陳寅恪的話，貶中有褒。顧彬的話，就剩下貶了。不要說顧彬是憤青，事實就是如此。我們的思想太過於簡單了，我們想得最多的生存，而不是生存的質量和尊嚴。

有人把金庸《鹿鼎記》中的韋小寶視作了中國人的典型，韋小寶是一個「生存至上」的人，他的「義」是隨時可以變通的，只要對自己有利，他就會去幹。

這就是「混」。

人們以「混」爲樂，不需要清醒，也不需要反思。

顧彬說，生活中你可以貧窮，可以沒有男朋友或女朋友，可以買不起房子……但有一樣東西你一定要守住它，這就是信仰。

但又有多少人還擁有信仰？我們信仰，也許就是賺大錢、住大房、娶美女……

# 朱元璋戒奢

田野

自由談

朱元璋是一位從貧苦人家成長起來的開國皇帝，深知一粒一粟來之不易。因此，朱元璋當了明朝的皇帝後，宣導勤儉節約的風尚。

明皇宮建於元至正二十六年（一三六六年）。由於當時朱元璋尚未稱帝，所以明皇宮投資小，規模小。朱元璋當了皇帝後，大臣們建議他擴建皇宮，好好裝修一下。朱元璋立即拒絕了，他不僅沒有擴建和裝修宮殿，還讓人在皇宮的牆上畫了一些勤儉節約的圖畫，以此來提醒自己不要忘本。

按慣例，皇帝用的車輿、器具等物件都應該用黃金來裝飾。可是，當工匠們開始施工時，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銅代替。主管的官員詫異地說：「大明朝再窮，也不差這一點錢呀！」朱元璋嚴肅地說：「這不是差不差錢的事，這可是涉及到民風政風的大事。你們想：寡人用金，大臣們就可能會用銀，再下面的官兒就可能會用銅。這樣，全國有多少官吏，需要耗費多少錢財呀！」

朱元璋勤儉節約還從身邊的人抓起。古時候，皇帝們都是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的。這麼多人聚在一起，要吃好的，穿好的，那可是一大筆開支。朱元璋當了皇帝，盡量削減嬪妃們的數量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在後宮宣導勤儉之風。馬皇后是他的第一夫人，卻常常穿舊衣服。即使破了，也要縫補一下，繼續穿。不僅如此，遇到災荒，朱元璋帶領後宮嬪妃，吃野菜，吃窩窩頭，以此來體驗民間之苦。

爲了更加規範，朱元璋對各級官員進行了一系列的節儉要求。特別是對公車配備標準進行了嚴格的規定：在京三品以上的官員乘坐轎子，在京四品以下和在外官員必須騎馬，而七品以下的官員只能騎驢。如果超標「用車」，一律斬首示衆。官員們以爲朱元璋在給他們開玩笑。一次，一位從元朝過渡來的四品官員離開京城辦案，偷偷地坐了一次轎子。誰知恰恰被朱元璋派出的錦衣衛逮了個正着。朱元璋毫不含糊地把那位超標用「車」的官員處死。自此，再也沒有人敢超標用「車」了。

朱元璋經常對大臣們說：「勤儉興邦，奢侈亡國。現在，天下初定，老百姓就像是一隻剛會飛的鳥。官員們奢侈，就會去拔鳥的羽毛。這樣，國家就會滅亡！」